

香港電視業的淪落

「看電視而不被歧視，機會來了……」這句話是臉書上一位朋友所寫的。時間乃是星期日晚上九時許，估計對方當時正圍在觀劇大台的綜藝節目，覺得毫無新意，無聊乏味，於是有感而發。不過，除了綜藝節目，大台台剛播完的兩線劇集，也不見得特別優待，我雖未有時間欣賞，不過觀乎网上的意見，再聽聽身邊朋友的評論，只慨嘆為何今日香港的電視業會淪落至此。

小時候，看電視是所有香港人晚上的指定娛樂，大家都習慣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扭開電視機。那時的劇集，不論時裝或古裝，原創或是改編的，《家變》、《親情》、《射雕英雄傳》、《倚天屠龍記》、《新紮師兄》、《上海灘》、《義不容情》、《大時代》、《套套都是家喻戶曉的》，就都是那時的綜藝節目「歡樂今宵」、「香港小姐」、「歡樂滿東華」，也是陪伴着港人成長的。

亞洲電視其實也曾威風過好幾次，單是《我和殭屍有個約會》、《還珠格格》、《方世玉》，都曾掀起過熱潮，甚至打贏大台台。可惜後勁不繼，直至近年，就連新聞台也鬧出笑話。今年農曆新年，該台播放的竟是自己製作的蛇年節目，皆因十二年前前亞視已沒有自己的製作，近日亞視的球賽廣告中，甚至把「Asi」寫成「Asia」，這個相是連小學生都識的英文字。唉，一聲嘆息。

更可悲的是，這兩年就連大台台的節目也開始沒落了。剛播映完的《好心作怪》，我一集都沒有看過，不過有朋友跟我提起過部分內容，指劇中的主角萬綺雯遭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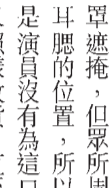


孫浩浩

容，受傷的部分乃由嘴延伸至臉頰中央，平口多以口罩遮掩，但眾所周知，口罩無可遮掩到臉頰中央及近耳肥的位置，所以理論有許些疤痕突出來。不過，現實是演員沒有為這口罩以外的地方畫上疤痕，導演、監製又照樣收貨，直至有一場戲，見到演員添加了口罩以外的傷痕化妝，原來那場戲演員需要撕開口罩，露出傷痕，所以製作才忽然認真起來。

其實香港電影也出現過高低潮，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至二十年，港產電影多抄襲跟風，粗製濫拍，港產片質素下降，票房下滑，電影業面臨死亡邊緣。不過，《無間道》成功挽回投資者及觀眾的信心，港產電影開始復甦。有一群電影工作者，選擇返回內地，以兩地合作模式，拍攝大製作電影。也有一群選擇繼續留守香港，以本土題材，拍攝本土電影。不論選擇哪一種形式，只要摒棄粗製濫拍的情況，業界自能再次興旺起來。

同樣的命運會否發生在電視行業上呢？究竟電視業要到甚麼時候才能真正復甦，港劇甚麼時候才能再度蓬勃起來呢？



隆達古城

網圖圖片
新橋，橫跨在兩面垂直、寬約九十公尺、落差高達一百八十公尺的峽谷斷崖上，一百二十公尺高的壯壯橋墩，以簡約的拱門造型，密合地建在山壁上，與斷崖渾為一體。新橋，不似傳統的像城堡的大門，雄偉且頑強地捍衛着隆達居民的安全。觀看新橋最有利的位置在峽谷底部的溪谷看台，可從橋旁山路蜿蜒而下。路雖不甚好走，但絕對超值，可從不同的高度與角度仰望新橋全景，感受新橋像個拔天的巨人，矗立在天地之間，給人一種驚心動魄的壯美之感。

咖啡茶酒夜貓子

不時都有專家勸人少喝咖啡少喝茶，可是另一些專家又有不同說法。加拿大專家就說過，四杯咖啡可降壓，出類拔萃的巴黎預防及臨床治療中心，抽樣研究過一十六至九十五歲男女，同樣發現平均每天喝上四杯咖啡或茶的，血壓/脈率/心率都較不喝咖啡或茶者來得正常。（幸運之四，不宜太多）。

雖然中心尚未肯定上述實驗正確，但是咖啡或茶含有舒張化物的類黃酮，有助舒張血管則屬事實。

看過那則短訊，不期然便想起親友中的茶迷咖啡迷，每天多少杯喝了多少年，血壓/脈率/心率究竟是否正常，可是都無不容光煥發，從未聽他說過健康出了什麼問題。就不由不信吧那個中心沒有什麼問題，不時的專家不斷提醒，難道中心抽樣研究過那一群一十六至九十五歲男女，也即是我認識的親友，確巧對咖啡或茶都有適應基因。

震撼人心的新橋

八世紀末的新橋，亦是最震撼人心的一度橋。

第一眼見到新橋時，被震撼得呆了幾秒，才回過神來。去過很多地方河流通過的大都會，走過許多跨在大都會的橋，總覺得河水的嫵媚與靈秀，賦予了橋一種神韻與親切之美。但隆達的新橋卻不然，它是壯麗雄偉、不可玩弄的。

新橋，橫跨在兩面垂直、寬約九十公尺、落差高達一百八十公尺的峽谷斷崖上，一百二十公尺高的壯壯橋墩，以簡約的拱門造型，密合地建在山壁上，與斷崖渾為一體。新橋，不似傳統的像城堡的大門，雄偉且頑強地捍衛着隆達居民的安全。觀看新橋最有利的位置在峽谷底部的溪谷看台，可從橋旁山路蜿蜒而下。路雖不甚好走，但絕對超值，可從不同的高度與角度仰望新橋全景，感受新橋像個拔天的巨人，矗立在天地之間，給人一種驚心動魄的壯美之感。



翠神

告別好友碧，告別塞維利亞輕鬆愉快的四天，隻身踏上安達魯西亞的蜿蜒山路，開始這趟旅程中的古城遊第一站——隆達古城 (Ronda)。

群山環繞的隆達，隸屬於馬拉加省份，是西班牙最古老的城之一。根據考古學家的發現，隆達地區最早人類遺跡，可追溯到舊石器時代，在漫長的歷史中，先後又有腓尼基人、塞爾特人、羅馬人和摩爾人等多個民族在不同時期佔據過此地。

這個古城備受青睞的原因，主要得歸功於它的特殊地勢。隆達建於海拔約七百五十公尺的巨大山崖上，貫穿其間的瓜達爾維爾河 (Guadalupe River) 將城市一分为二，並造成了深度超過一百公尺的山峽，如此天然條件，讓此城易守難攻，在防禦上佔盡優勢，也因此，隆達是西班牙最後屈於於其督教勢力的摩爾城邦之一，直到西元一四八五年，在水源被切斷的情況下，隆達才終於棄守投降。

隆達古城被峽谷分成兩部分，峽谷的南邊是舊城區，北邊則是年代相較之下沒那麼久遠的新城區，新舊城之間的交通完全是靠橋樑。城中共有三座橋，其一為摩爾時期修建的羅馬橋，再來是十七世紀的舊橋，最後則是完成於十八世紀末的新橋，亦是震撼人心的一度橋。



海闊

無錢近年常被諷刺「無錢精神」，是但但「有仍在無錢在職的高層我形容過去一段日子，是電視業的「十年浩劫」。在這段日子，老闆不重視員工，員工的努力得不到上頭的讚賞，甚至試過有人因為功高蓋主，招來反效果。於是大家惟有抱著「多做多錯，少做少錯」的心態。十年的浩劫過去了，但一下子扭轉這種心態，談何容易。

舌尖上那一縷鄉愁

一個人離開家鄉，離開母親的時間久了，總會有一種扼制不住的思鄉的感覺。那種思念家鄉，想念母親的時光總會有一絲絲深深淺淺的憂愁，我們常常把這種憂愁叫做「鄉愁」。鄉愁有時悄悄地跟著我們的某種念頭而來，我們卻還不知道。比如，有時，我們會特別想吃兒時吃過的某一種美食，其實，這就是一種鄉愁。

仔細想想，一個人喜歡一種美食，和他從小生長的那個地方，那些親人有很大的關係。幾乎每一個人都對自己家鄉的美食有著親切美好的懷戀，不管他有多麼的發跡有錢或者是春風得意，哪怕他天天吃魚翅燕窩鮑魚海參，再多的山珍海味也抵不過兒時外婆或是媽媽做的那碗家鄉的菜。就像我們初戀時的那個心上人，一生都不會走出我們的心靈。

曾經看到一家媒體報導，船王包玉剛有一次回寧波老家探親，家鄉人當然是感情款待包先生了——在寧波最著名的餐館狀元樓為包先生精心準備了魚翅、海參、鮑魚、乾貝等各種高檔海鮮以及名貴的時令鮮蔬。沒想到進餐時，這位大人物對所有的高檔菜餚都不感興趣，只是出人意料地點了一道在寧波極其普通的平民家常菜——臭冬瓜。

臭冬瓜，說實話只是寧波平民家一道蠻寒酸的傳統菜餚，當然是難以登上大雅之堂的，狀元樓當然也是沒有的。餐館經理想盡辦法，急速從附近居民家裡找來一碗臭冬瓜。包先生吃了以後很是滿意，他感慨：我在香港想臭冬瓜40多年了，今天終於如願以償啊！消息傳開後，海外的寧波幫紛紛湧來，都要回家嘗嘗臭冬瓜的味道。彷彿只有那些味道濃郁的臭臭的冬瓜，才足以告慰他們思鄉的苦楚。

他是在想家了還是嘴饞了。有時，他甚至會為了可以常常吃到新鮮的海鮮而辭去工作回家去的衝動。

確實有這樣的先例：晉惠帝年間在洛陽作齊王司馬馬曹掾的吳人張翰，聽到秋風吹過，猛然想起家鄉的蓴菜羹和鱸魚膾來，就賦詩一首《思吳詩》：「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魚肥。三千里兮家未歸，難得今夕仰天悲。」並立刻掛帆回到江南老家去吃那鮮美的鱸魚羹，連官都不要做了。

有一個酷暑的口子，我那個在外地讀初中正青春期強頭腦的兒子突然在我掛著的QQ上留言：「想吃綠豆糕。」我想一定是兒子離開家鄉、離開母親的時間有點久的一種情緒宣洩吧。記得有一年春節他非讓我飛過去接他來杭州過年，叫得最響亮的理由就是：「我都有好久沒有吃到筍了，真的很難熬啊！」我理解，想念一種美食但卻無法吃到，和想念一位親人卻無法看到是一樣的，都是折磨和煎熬。

於是，我就頂着40多度高溫下的毒太陽，四處去尋找綠豆糕，沒想到平口在任何一個食品店或者超市裡都常見的綠豆糕真要找它的時光有那麼難，我跑了四、五家超市和食品商店，還不時地向一些典型的「買汰燒」們打聽，最後終於在一家商廈的地下超市裡看到一盒快到保持期的綠豆糕。據售貨員說，因為天氣太熱，綠豆糕軟軟的細沙餡很容易變質，所以廠家在夏天基本上不生產品，進不到貨。我看看那盒已經有點變硬不是新鮮的綠豆糕，猶豫了一下還是買了用特快傳遞郵了過去。三天後，兒子發來短信說，綠豆糕收到了，沒壞，有點硬，但還是覺得好吃。也許，在他的那種「好吃」感覺中，也



網圖圖片

「土」不能分割，因為人與生長自己的水土無法斷絕，因為我們的身份與土地本來就是一個循環，從哪裡來的就回到哪裡去。這是我們的身體，記憶著來自的那片土地啊！……那是出外對家鄉的思念。所以我們用帆布牢牢的縫製成一封封航空書，將產地的風光設計成郵票，一封封的收成變成一包包真空裝，將一期的風雨記錄成書信，只是告訴大家，產地平安，那你不呢？」

多麼誘人，多麼令人想起家鄉那收成時的金黃稻穗。我是指那些曾經在鄉間居住，家鄉務田的人，那些人而今為了生活而流落在城鎮裡，看到這樣的一袋米，觸起的鄉愁是那麼的深。

這樣的米文化，生活在都市的人恐怕體會不出。我們雖然口口吃着米飯，但缺少的，就是米文化裡深層的鄉愁思念。

米文化

兩年前的九月，在南京參觀南京台灣名品交易會，當地的官員說，這個交易會非常受歡迎，營業額達好幾億元。真的，人山人海，我也忍不住買了那物品，既實用又美觀。回港後有朋友問我這些東西在哪裡買的，我說在南京，他只能伸伸舌頭，發聲罷了。

日前尋找埋藏書的書本時，竟然找到當年，在南京帶回的一本彩色介紹，推介的都是獲得「台灣文創精品獎」的「公司」。其中一家名叫「學生穀類糧商有限公司」的，附的照片並沒有穀粒，卻有一個麻布色的航空信封對摺的袋子，麻布色信封右邊粘有郵票，郵票上有一大片金黃的田地，想來那是成熟的稻穀了。左上角印有地址，左下方印有「空郵」的字樣。周邊還有紅藍色的航空信件標識，裝了米飯鼓鼓的，想像得出裡面裝了米粒。

裡面的介紹詞寫得富有文化，說：「身土不二！好簡單的字，說好深刻的意義。因為「身」與「土」不能分割，因為人與生長自己的水土無法斷絕，因為我們的身份與土地本來就是一個循環，從哪裡來的就回到哪裡去。這是我們的身體，記憶著來自的那片土地啊！……那是出外對家鄉的思念。所以我們用帆布牢牢的縫製成一封封航空書，將產地的風光設計成郵票，一封封的收成變成一包包真空裝，將一期的風雨記錄成書信，只是告訴大家，產地平安，那你不呢？」



隨想

興國
兩年前的九月，在南京參觀南京台灣名品交易會，當地的官員說，這個交易會非常受歡迎，營業額達好幾億元。真的，人山人海，我也忍不住買了那物品，既實用又美觀。回港後有朋友問我這些東西在哪裡買的，我說在南京，他只能伸伸舌頭，發聲罷了。

「常回家看看」!

內地的老人權益保障法最近實施。其中有一條：「應該經常看望和關懷老年人」一條。立即在無錫便有一個判例。大概有一位女兒不回家看望母親，被判每兩個月至少需回家「看望母親一次，否則會「強制執行」。如何強制執行？由警察即公安人員把這位女兒強提到她母親家，讓她們敘敘母女之情嗎。「強扭的瓜不甜」，這種「左左」的母女相會，將會是一個如何尷尬的場面！

我最近的精神負擔也很重。原因是老伴自從四月動過一次手術後，身體明顯轉差。記憶力衰退，行動不便。另有一個小孫子，三歲半，活潑程度過人，常常有一些危險動作。既可能危及自己，也可以危及別人。家裡雖然有一個印尼籍的女傭，但她既要做家務，又要接送小孫子去幼稚園，在精神上的照顧是談不上。



生活語錄

吳康民
我不是要參與家務，但是家有一老一少，三個月兒女都不在身邊。他們各有各的家庭，好不容易每月相聚一次，難得他們「常常回家看看」。我已八十七歲，但仍是一家之主。家裡就是一老一少，教教我如何不掛心。

況且我是頭腦清醒，所以仍能寫寫稿子；但四肢無力，走路和爬樓梯都很吃力。且一目失明，行動自是不便。而且目前仍須參加一些社會活動，主持一些學校工作的會議，頗為疲累。現在更增加對一老一少的關照，精神負擔也增加了。

小兒子說不是要聘請一位女傭，我認為不是家務太多，一位傭人已足應付家務。目前我家缺乏的是精神上的照顧，而不是物質上的幫忙。

北京大學曾進行一項調查，全國有近兩億的六十歲以上老人，其中七十歲以上的老人有一比較高程度的抑鬱症狀。真可怕，老年人既需要物質照顧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需要精神上的慰藉。「常回家看看」，恐怕不能靠法律規定，而是應該成為一種溫馨的社會風氣！

懷舊，只是生活點綴

不過，懷舊最好只能是一種情懷，千萬不能付諸行動，否則，可能後果堪虞。比如，有人在夫妻感情低落時，重溫外表風光的舊情人，一時衝動，再生情愫，不但容易導致婚姻破裂，再續的情緣也未必圓滿。

有些緣分是在某一特定時刻和特定環境下產生的，在天時地利人和下，相處融洽，感覺很完美。但那只是當時的經驗，再過十年八年，人會成長，思想會變，感情已回不到從前。

有時，男人說女人絕情，分手之後就不再回頭。我不知道這樣的男人比例有多少，倒欣賞這樣的「絕情」。對舊人的一段關係，恰恰是對新人的尊重。一段感情或一段關係，恰恰是對新人的尊重。一段感情或一段關係，恰恰是對新人的尊重。一段感情或一段關係，恰恰是對新人的尊重。

懷舊，只是生活點綴

我偶爾也會懷舊，比如懷念曾經相愛的門，或曾經甜蜜風光的口子，甚至懷念一起奮鬥的同事。大家也久不久相聚，細說從前的幼稚。這樣的思緒與其說我想重溫舊歡或回到從前，不如說，那只是生活枯燥時的一種點綴，或心情低落時的一時感觸。

其實，人生漫漫幾十年，每個人都會有一定程度或在不同的階段產生懷舊的思緒，這種思緒可能是長期的累積，於是，有人適宜成狂或成癡，但更多人只是利用那湧現和聯想。

近期，香港街頭偶爾出現幾隻龍獅旗或殖民地旗幟，似乎給人感覺香港人懷念殖民地的日子。這種可能性亦不排除，不過高舉這些旗幟的人大部分是年輕人，基本上對殖民地很陌生，我跟我中間一些人開玩笑，私下的他們並不像媒體鏡頭下般偏激，有些甚至斯文可愛，他們只想借助這種懷舊，「(Revisit)」手段表達對現實的不滿，促請當局關注，聽聽其聲音。

其實，懷舊是流行文化中常見的表演手法，在電影、音樂和時裝表演中亦然，也是人們生活的一部分。像流行甚廣的歌曲也是《過去的好時光》(《友誼天長地久》)等實的就是懷舊，它也成為老朋友重聚的主題曲。



獨風景

呂書練
近期，香港街頭偶爾出現幾隻龍獅旗或殖民地旗幟，似乎給人感覺香港人懷念殖民地的日子。這種可能性亦不排除，不過高舉這些旗幟的人大部分是年輕人，基本上對殖民地很陌生，我跟我中間一些人開玩笑，私下的他們並不像媒體鏡頭下般偏激，有些甚至斯文可愛，他們只想借助這種懷舊，「(Revisit)」手段表達對現實的不滿，促請當局關注，聽聽其聲音。